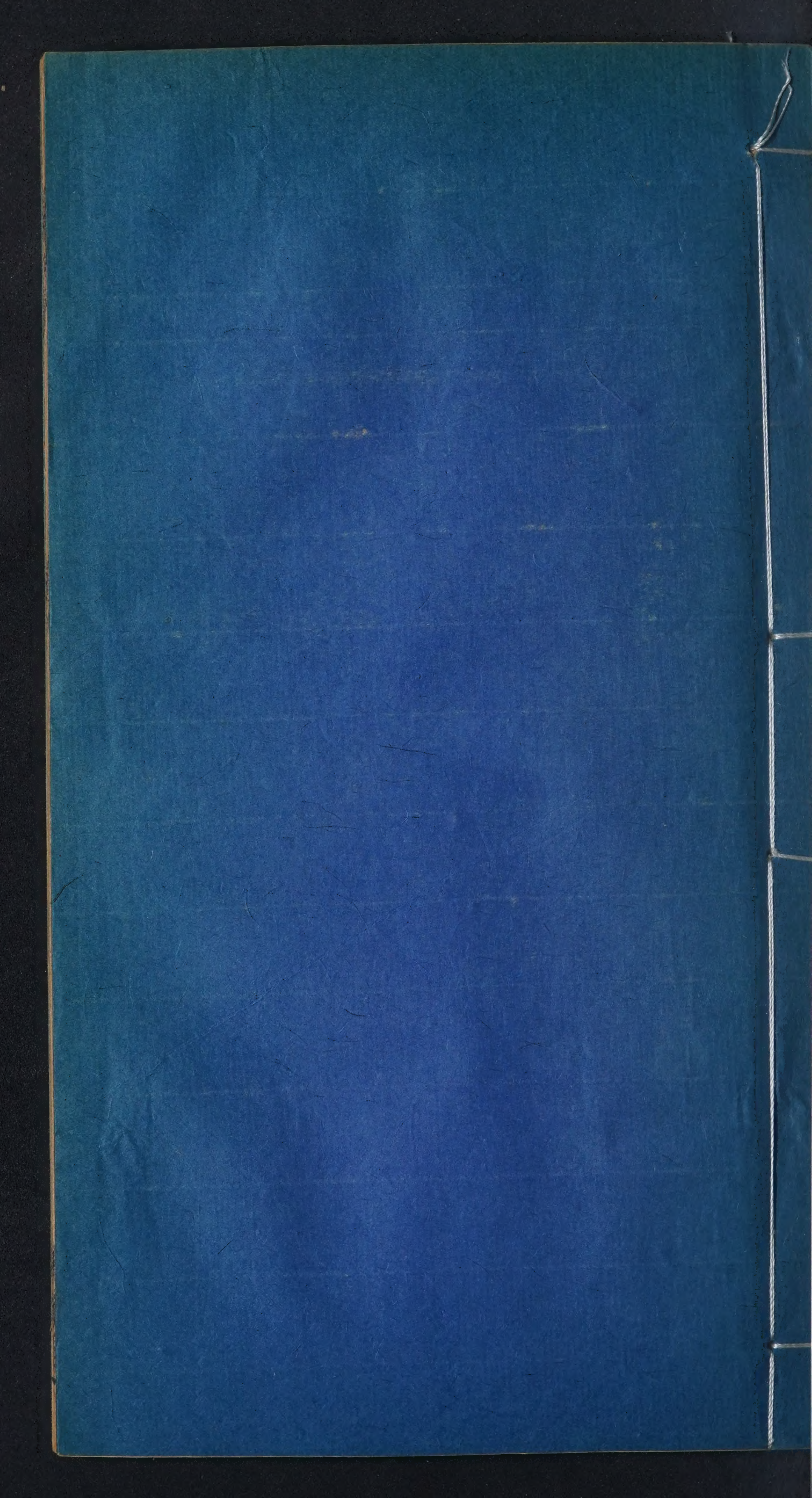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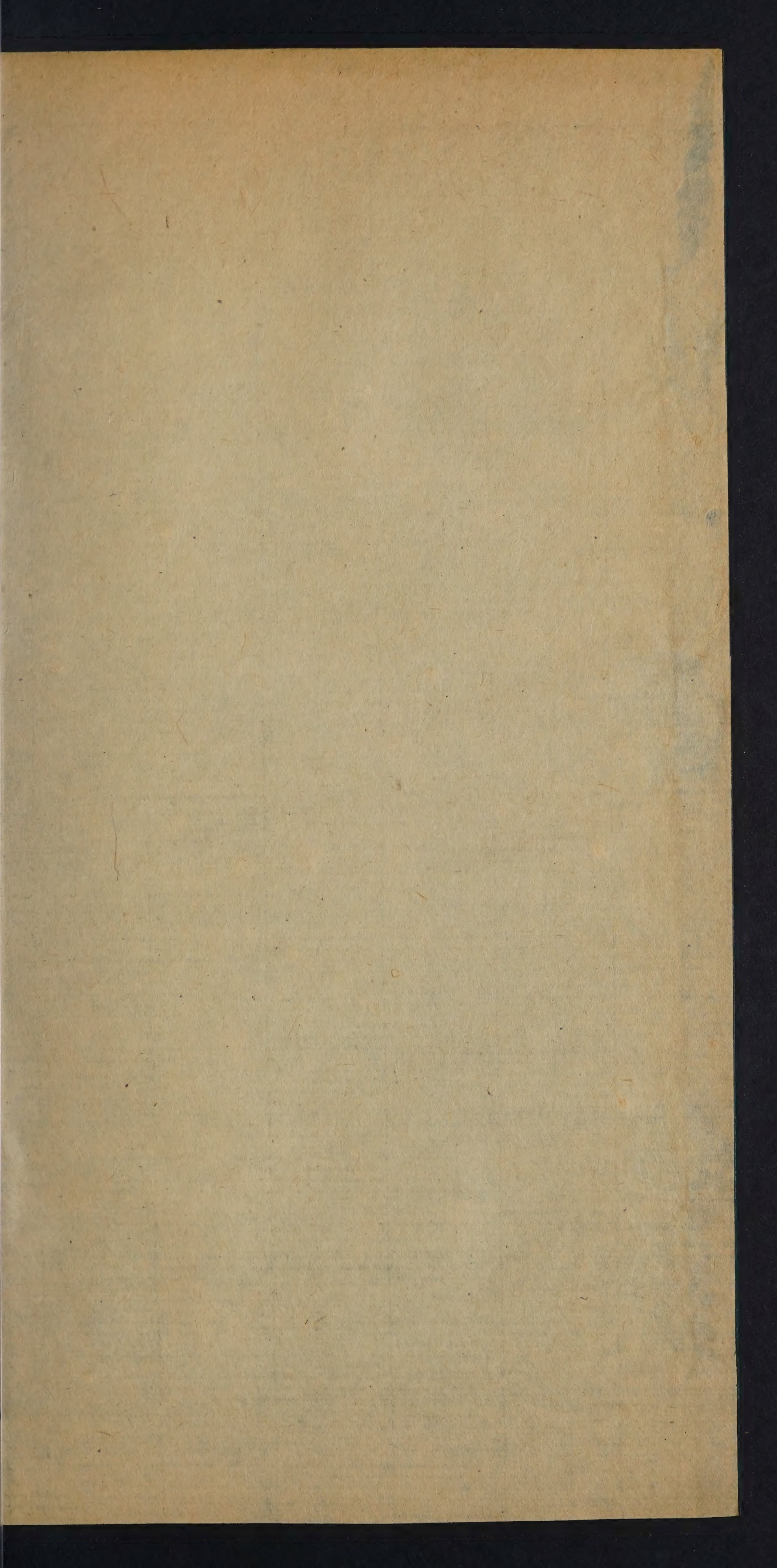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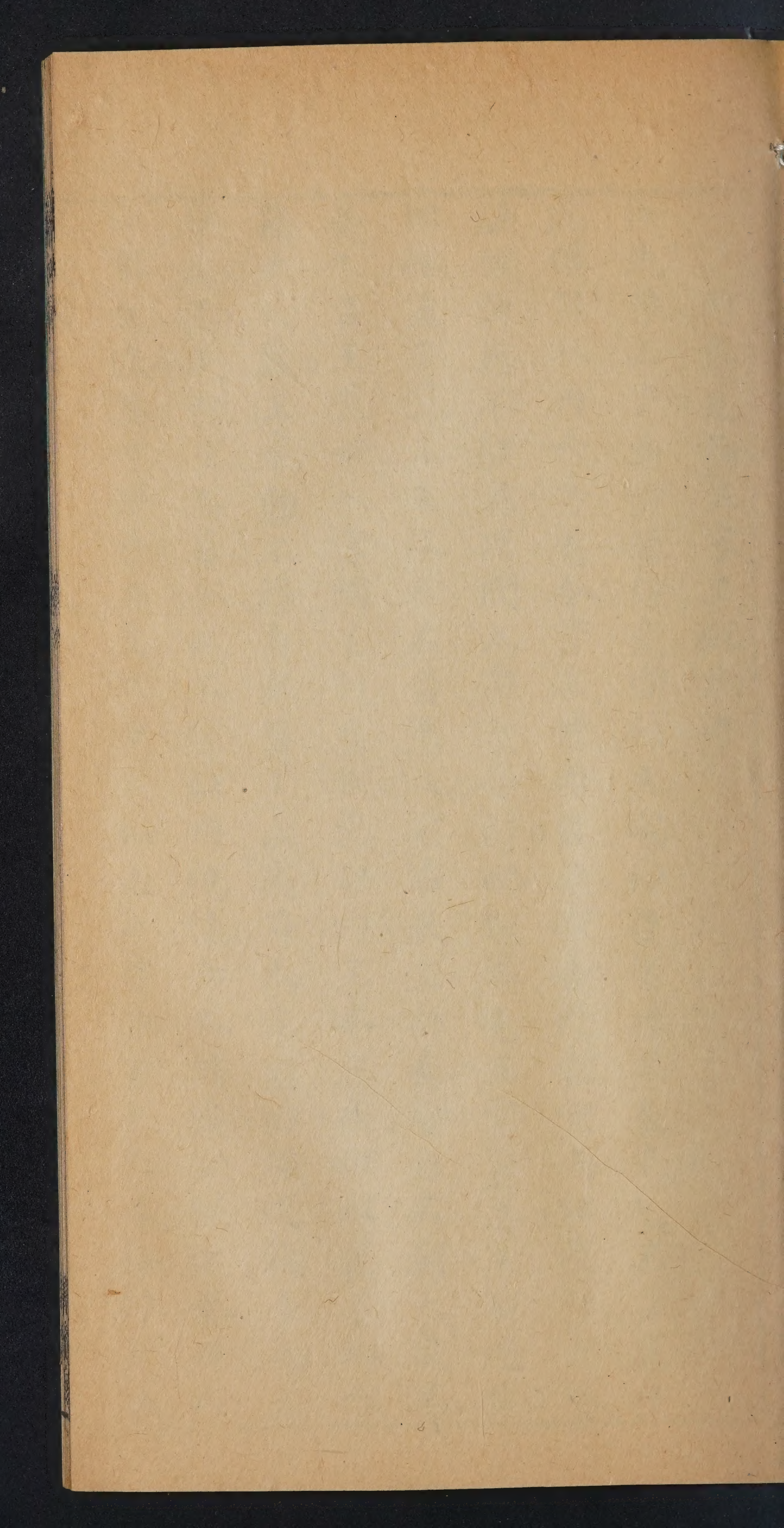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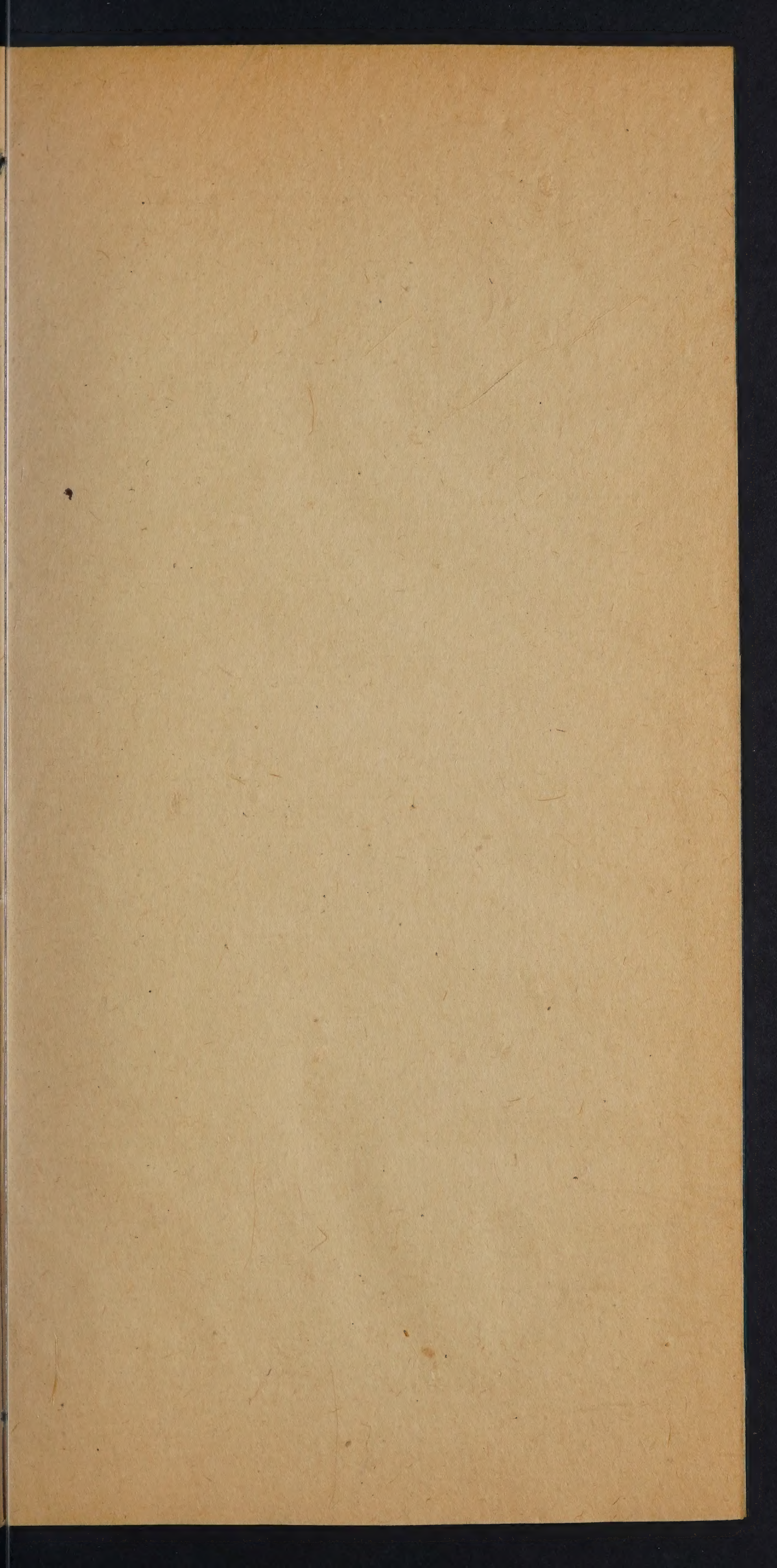








司馬光論正家上殿劄子

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臣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管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宮室。而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簡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教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

圉杖之數十名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
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得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
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規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
之行至於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
身之貴哉誠以貴而行教然後能保其福禄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
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
法則風俗流於四方名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
之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于悪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

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近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勅公主。以治者天下之公器。若屢奉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善名。不貽。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鍾惺曰。為天子正家法。自是師保之言。骨鯁風力。俱不足以言之。



司馬光乞施行制策劄子

右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與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二人所陳國家大体社稷至計其閒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寔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際時取觀之庶

綜核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茅坤曰。制舉策論之為空言久矣。得此溪可猛省。

司馬光辭賜金第二劄子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幷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

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僥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矢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

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寔。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群臣左右。貪求無猒。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群臣之物。反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乃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乃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

奏○許令將所賜金幷銀合○同約入庫○取進止○

鍾惺曰○窺光之意○不過隨事納忠○耿耿乎正己以正朝廷矣○小廉云乎哉○

司馬光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寔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家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灾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顧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

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昔

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益以
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
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
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
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
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寔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
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
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鍾惺曰此劄子大意欲斥安石新法耳而妙在但叙農家勤苦以

聳動人主之聽○人主苟知農家勤苦○則安石新法之弊○自憬然悟矣○

司馬光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

○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以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辯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祐巡詧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祐巡詧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詧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鍾惺曰皇城司廷詧自是朝廷弊政○然朝廷往往深信而不疑○非

温公不能言○亦非温公不敢言○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浩涉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與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肰自接待以来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扵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肰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肰扵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

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賛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

王世貞曰二語是安石定案

可救乎。如光則不肰。忝倘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讒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設欵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肰。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

茅坤曰呂惠卿一輩之意俱已道盡

国民是盡以餘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不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局當常平廣意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

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肰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故也介甫叓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叓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叓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

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

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酇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肰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

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

孫鑛曰請盡言不諱

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

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
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
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
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
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
總髮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
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
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
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
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
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
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
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
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
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啓破

鍾惺曰數安石執拗之性誤國之罪不遺餘力非愛天下國家如溫公者誰肯如此

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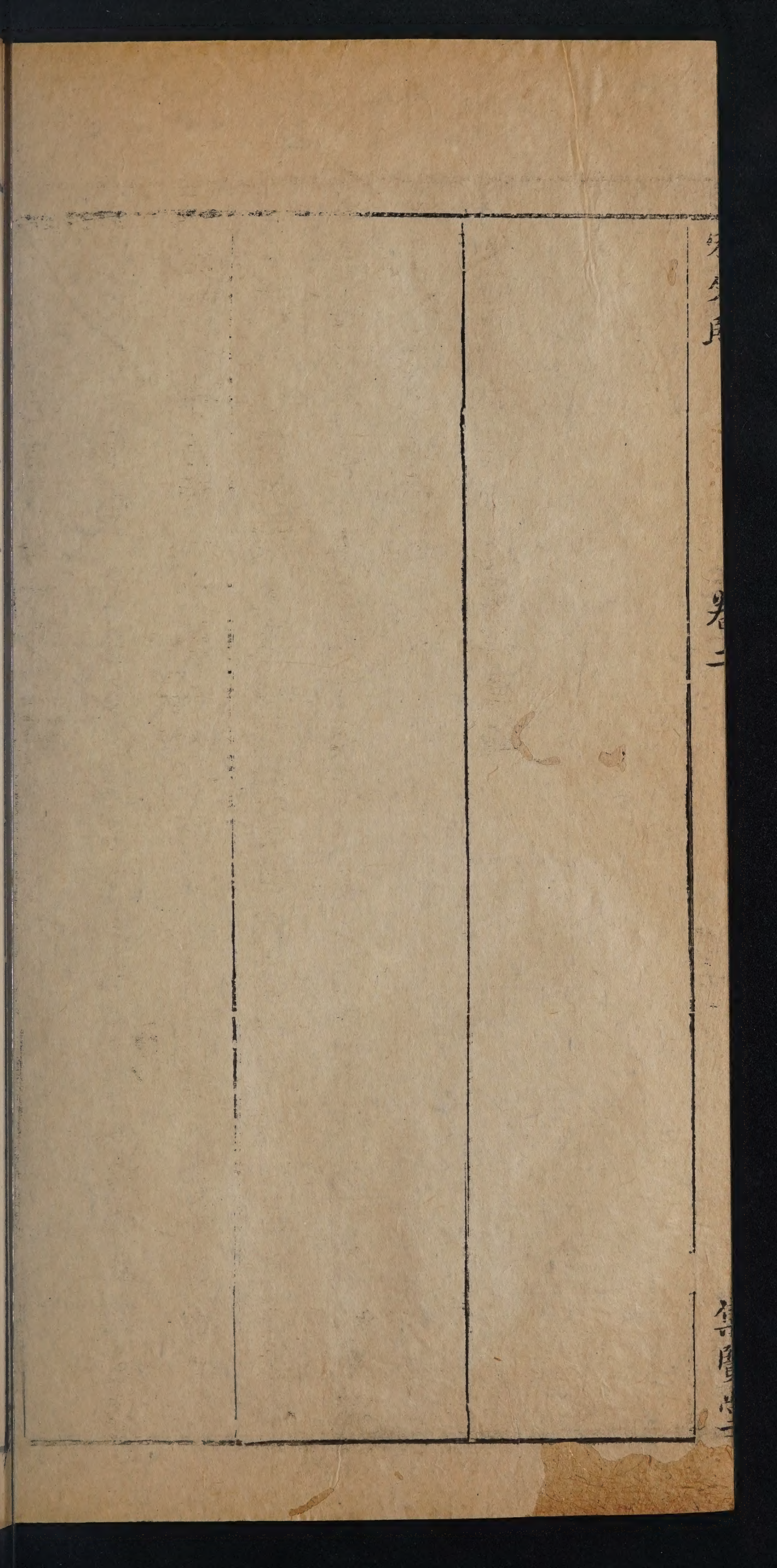
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静取舍。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係介甫之一言。介甫何恐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

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信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肰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狗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

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

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怵惕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鍾惺曰○新法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寔也○非好為立異○只是胸中看得為害甚深耳○故此書反覆辯論○○○不避怨尤



司馬光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不煩荅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鍾惺曰論得公道處得厚道

司馬光賈生論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侔不幸黜於絳灌踈廢早終可為痛惜愚以為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儁才任之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所謂痛哭者謂侯太疆也以為指大於股脛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為國害夫為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疆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鼂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

二力武之

也匈奴棊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斃而得之不足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蕞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場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為餘事舍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纔之以德

齊之以禮而欲䟽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虗器擿刑法為利柄翦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繇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詧其所繇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瑋曄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駮濫刻深非吾黨也夫惟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茅坤曰文帝不用賈誼論者往往惜之觀此則文帝不用賈誼自有激意不為過也



司馬光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葢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

姜仲曰正論動人

悲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鍾惺曰可悟竹攉之妙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
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
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
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
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
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
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
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
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

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丘濬曰、足破世俗之惑。

孫曠曰先辭明妙甚

司馬光獨樂園記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顔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關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

辛坤曰規其位置自是儒家風趣

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户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

望萬安轆轉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逍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交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擧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灌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逍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逍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

野竹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鍾惺曰賢者家居必有所樂家居有所樂則仕可也不仕可也使家居無所樂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豈得謂之賢者哉究以獨樂名園蓋嘆世之不知有家居之樂也

鍾惺曰此一語似為安石而發

司馬光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噫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

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
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
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
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
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
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内
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
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
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来以寔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

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茅坤曰。歷叙傢德字字皆修身之要。仕宦子孫尤宜熟讀。



